

北京之秋說紅樓

雙城記
何冀平

老舍先生說：「北平之秋，便是天堂！」秋天到北京，香山公園不容錯過。霜落千林木葉丹，遠山如在有無間，楓林盡染色彩斑斕，一步一景皆成畫，紅色的楓葉，金黃的銀杏，翠綠的松柏，斑斕的秋葉，紅的似火，黃的如金，綠的若翠，都被染上了秋的色彩。沿着山間小徑秋意之處，看到搭起一處不華麗而有文化內涵的簡易彩設，這裏將舉辦每年一屆的第17屆曹雪芹文化藝術季，不選擇大場所、大酒店，選在香山碉樓之側、曹雪芹曾經居住過的西山故里，《紅樓夢》誕生的地方，是北京曹雪芹學會一貫的簡樸風格。

北京曹雪芹學會是以曹雪芹《紅樓夢》研究為主題的非營利社團，以學術研究推動對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思想及其作品和時代的認識，致力曹雪芹精神與《紅樓夢》的大眾化傳播，《紅樓夢》精雅生活走進百姓日常，以及設有《曹雪芹研究》期刊、曹雪芹《紅樓夢》資料館、書畫院等。

本屆文化藝術季以「青春王國，有情天下」為主題，創會胡會長在致辭中，講述本屆文化藝術季主題，特別提到新近火熱的「胭脂米」，「御田胭脂米」是乾隆在頤和園研種的稻穀，色澤粉紅，《紅樓夢》中有詳細記載，如今在北京

近郊種植，成為京城一景，我饒有興趣，待下次和胡會長討教後，再詳述。除了各級領導的熱情發言，還有一位新西蘭學者，他是新西蘭懷卡托大學教授，帶來他主編的新書《曹雪芹：生平、時代、與當代影響》的英文新著，將《紅樓夢》和曹雪芹推向更廣闊的世界文化舞台。

曹學會開發的紅樓文化各式各樣，在此略講一處「凹晶茶舍」，依《紅樓夢》中林黛玉所擬「深館凹晶」之名，取山之低窪近水處，經營茶舍。茶具和小食均以紅樓文創為主，不時舉辦《紅樓夢》讀書會。

自從我開始《紅樓夢》音樂劇創作，與曹學會共同投身紅學在藝術領域的開拓，這裏便成為我們和文人藝友聚會的場所，盡談紅樓文化，盡享紅樓意趣。學會從《紅樓夢》中提取了十二種詩意的生活方式，琴、棋、書、畫、詩、酒、茶花、薰香、飲饌、雅居，帶人們體味《紅樓夢》，以及中國古代文人的生活情趣。凹晶館內有五個房間可供選擇，分別是：寶玉的客廳、黛玉的客廳、寶釵的客廳、探春的客廳、妙玉的客廳，不同的房間依據不同的人物性格進行相應設計，在營造人物環境的同時，打造貼近自然舒心的飲食環境，別具雅趣，如來香山，有雅興者可以一試。

此山中
鄧達智

若問中國歷朝服裝，最感興趣的屬哪些朝代？筆者特別偏愛的，肯定是唐朝及明朝。明朝國祚也不短，西曆1368年—1644年，共276年。積累前面多個朝代及西域、東洋、西洋與南洋的陸路與海路交往，文化雖鼎盛，偏好卻簡約精緻。不同後來馬背得政權的滿清，偏好金光燦爛繁花似錦。明服線條簡約，色澤及圖案簡潔均勻，較其他朝代裝束更優雅、更貼地。

筆者一直認為，南洋馬來、印尼諸國的傳統女性國服（並非今天自回教教條規範所衍生效法的中東女性古法裝束）、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航空等公司的空姐制服 Sarong Kebaya，皆源自明朝女性穿搭：外披或短或長外衣，內襯微微低胸小罩衣，下襯長裙。演變至今天，成為略短略窄外衣，內襯略低胸罩衣，下面長裙由東南亞及南亞男女皆着的紗籠布取代。

唐朝時尚比較複雜，從隋朝到唐初，然後盛唐，晚唐自安史之亂後，逐漸步入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唐朝在西曆907年正式滅亡，隨後進入五代十國。這289年（西元618年—907年，包括武周政權15年）服裝多樣化，演變甚大。一個差一點才夠300年的唐朝，服飾變革之劇烈比不少文明古國數千年積累的演變，還要多上無數倍。

上月參與在中央圖書館舉行、內地

緣起唐裝

及香港設計師共同展出的受隋朝及唐朝服裝特色影響的創意時裝展覽，帶我回到一向最感興趣的唐朝服裝。當時只需設計及製作男女各一套，共兩套服裝，讓我重新再認識唐裝長衫跟清裝長衫最大的不同，前者有似現代T恤的圓領，後者則是企領，這是比較明顯的分別。若論內部剪裁，則有更複雜的不同布局。

要細緻研究唐裝，那可是厚重的一套歷史，既然緣起「隋唐服飾演義」，面對10月23日「鄉議局成立一百周年」慶典，筆者跟時裝設計同行、劉皇發先生千金、余太劉玉蓮，共同策劃展示一百年來香港服裝演變，以一百套服裝（包括古着及未來創新部分）呈獻盛會。

我們二人在最後部分，各自炮製十套服裝預設將來時尚。在下的部分，決定以唐朝滅亡而中斷的餘韻，作為該系列的骨幹，配襯現代動感特色，期待借古喻今成就一個全新的體驗。



●唐朝長衫跟清朝長衫最大的不同：前者圓領，後者企領。作者供圖

登名山觀奇 體驗霧中人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寫完「湖光」，就輪到「山色」了。但賞湖和遊山不同，前者柔，後者剛，形態不一樣。但兩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湖中冒出的湖心島，

比如鑲在山腰甚至山頂的人工湖。在旅遊設施不斷改善的今日，很多名山的險峰峻嶺都設有纜車或索道，方便非行山人士上山遠眺群峰競秀，近觀懸崖峭壁，體驗追逐雲海或霧中起舞的快感，但還是有些秘境待有心人挑戰，包括我們行程中的黃山和廬山。兩座雖是名山，並與其周遭構成國家5A級旅遊景區，但展現出來的雄姿截然不同。對行山者來說，黃山顯然比廬山更具看頭和挑戰，因為其山峰更高，峭壁更陡，懸崖更深，所以才有明朝旅行家徐霞客讚嘆「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

遊黃山，就看群峰峻嶺，看懸崖深淵，看峭壁怪石，看雲海奇松；在廬山，雖然也看山峰雲霧，但也看名勝古蹟、園林湖泊。後者的風景沒那麼奇特，卻勝在多元，更接地氣。包括我低溫風雨中來回3小時抵達五老峰東北山脊的三疊泉，親睹李白筆下「飛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儘管翌日全身筋骨軟、雙腳痛，但當時那種幾經努力而征服的興奮，全寫在拍照留下的燦爛笑臉上。難怪有人說：「不到三疊泉，不算廬山客。」

到黃山則時機不巧，本打算在山腰民宿和山頂酒店各住兩晚，體驗山下的清幽和山上的靈氣，但傍晚抵達黃山湯口

鎮時，被告知遇上極壞天氣，連日大暴雨。停留三晚，僅首天上午陰天，下午就下起大雨了，著名的天都峰和蓮花峰因險陡而關閉。

旅伴是常年行山者，旅程中多個需要登山攀嶺的景點，她都放棄纜車，選擇親踏石階登山。在黃山，她更大早起來徒步直上光明頂，並遊走了西海大峽谷一圈。我則稍後才從前山乘纜車經玉屏索道上山，走到著名的迎客松景點停留賞松並拍照，再移步蓮花亭。本想登百步雲梯，經一線天、海心亭上光明頂，但雲梯走到半路，大雨傾盆，雲霧翻滾，愈加濃厚，不但把山景遮住了，前面的人也變模糊。只好失望折回。本擬翌日從後山的雲谷索道再上山，但暴雨不停，被迫留在民宿休息。

雖然登黃山不到一天，卻也算領略到「天下第一奇山」的驚艷。而在廬山，除了攀山，還有不少歷史遺址及其相關展覽可參觀，增長歷史知識。這裏3天也風雲幻變，卻在可接受範圍，反有多層次體驗。

廬山是座文化名山，被視為中國山水文化的歷史縮影。東晉以來，歷代著名的文人、高僧、政治人物都曾在此留下重要印跡，歌詠她的詩詞歌賦逾4,000首。廬山也是政治名山，在中國近現代史佔重要地位。國共兩黨領袖蔣介石、毛澤東都看中廬山，並在此休憩和開會，留下的別墅、故居、會址，與山上的寺廟、教堂、書院等構成文化遺產的多元性，尤其電影《廬山戀》的影響，令這座地貌不夠奇特的山更為人廣知。（贛院行之七）

國慶檔電影

國慶檔兩部較矚目的新片路數截然不同：《神探之痕跡》走真實刑偵與時代群像路線，《狂野雄心》則主打極限求生與銀幕刺激。兩套片都由我們熟悉的中外影星擔綱演出，《神探之痕跡》有張譯，《狂野雄心》則是香港人熟悉的畢彼特主演。

《神探之痕跡》由陳思誠編劇、執導，張譯、馬麗、陳明昊領銜主演，王俊凱、范丞丞、陳飛宇、李雪健等加盟，10月1日內地上映，香港定於10月15日上映。影片取材於「七一勳章」獲得者、痕檢專家崔道植真實事跡，橫跨1971年冰城色魔案、1983年特大殺人搶劫案、1998年公交車爆炸案、2016年系列強姦殺人案件，從指紋、咬痕、爆炸殘片等細微物證推進破案。它不是單純的懸疑爽片，更像一部向刑偵技術警察致敬的年代敘事片。不過影片涉及重案與針對女性的犯罪內容，片方提示未成年謹慎觀看。

《狂野雄心》由大衛艾耶執導，畢彼特主演，相信有不少戲迷已看過，故事講述特種部隊軍官詹士貝蒙與軍犬奧丁

墜機後被困阿拉斯加荒野，在極寒、缺糧、孤立無援的環境下展開絕地求生。它屬荷里活動作冒險片，節奏直接，主打人大情誼、自然險境與視聽衝擊，觀影門檻較低。《狂野雄心》除看畢彼特，自然也有不少喜歡看動物演員的觀眾，狗主角是一隻新西蘭德國牧羊犬，由於其毛色與外貌與香港常見的「唐狗」非常相似，讓不少香港狗主入場觀看時感到特別親切感。

兩片最大分別在「質感」，《神探之痕跡》重人物、信仰與技術變遷，適合想靜心看故事、感受真實案件重量的觀眾；《狂野雄心》重場面、生存張力與明星效應，適合想放鬆看一部緊張刺激商業片的觀眾。若論國慶檔話題度，《神探之痕跡》因真實原型、陣容與檔期優勢更受關注，首日票房預測亦領先。

國慶檔期還有其他電影選擇，包括古天樂、任達華、謝君豪、此沙、張兆輝等主演的《偵戰》，於10月1日起在港推出優先場。此外，梁洛施的《重生2》會先在內地上映。至於小沈陽的《什麼意思夫婦》、閻妮的《活色生香》等，都會先看內地票房走勢，再作安排。

夏末山中訪友幸得

如賀是好

梁賀

只消一個小時的車程，山裏的溫度便比市區低了不少，雖然依然溽熱，然而山中氧氣終究還是充足且灰塵絕跡，微風過去，把路上微微發起的汗意吹散，尤覺愜意襲來，瞬間把空調為何物忘至天邊。

琥珀色的茶湯在圓潤的杯中還氤氳着熱氣，靠近唇邊卻嗅到一陣陣清冽的幽香縈繞，頓了頓不禁停下來望向正往壺中灌水的友人，他知道我的疑問，狡黠笑了笑，「快喝一下看看，看能不能猜到我在茶中放了些什麼，都是我後院裏隨手摘下放入茶湯中的。」

所謂物極必反，久居城中，已經讓我身心掙扎，我願將其稱作「City PTSD」（城市創傷性後遺症），以至於到了無自然不歡的狀態，對純天然的事物懷有狂熱的喜愛：沖壺好茶、摘菜吃瓜果、撈魚抓雞鴨、賞花騎草地……要不是這些許年歲需謹慎爬不了樹了，我必定在焦慮的時候就溜到樹上去啃葉子解壓去了。

哈，友人見我一時出神，等不及嘖瑟起來：「我只是在這普洱茶中，放入了後院裏隨手摘的幾片薄荷葉、紫蘇葉，切了片樹上結的香水檸檬。」邊說邊做着採樹葉的手勢，得意之情溢於言表。友人那種喜悅讓我非常羨慕，那是一種被城市深深傷害過的復仇之喜，有種揚眉吐氣的壯烈。與老農收穫的喜悅有所不同，沒被城市傷害過的喜悅比較清純，帶着淳樸的自然之氣。

寒暄三兩句後，我們自然一頭鑽進了他的小院裏去，只見得薄荷滿地爬、紫蘇人頭高，香水檸檬挺拔如楊

柳……鬱鬱蔥蔥得像小森林一般，我左右挪騰亦被簇擁得寸步難行。

我十分好奇他為何能把植物養得如此之好，他聽罷又哈哈大笑，「有且只有兩招」，他立住回望我，站在一棵芙蓉樹下：「其一，把它們當人一樣尊重，注意我這裏講的尊重並不是像那些園丁那樣所謂尊重自然規律勤澆水多施肥之類，而是平等，像對待朋友一樣，時不時和它們聊天，是真正聊天那種聊天，感受一下它們的感覺；其二，我從來不施肥澆水，除了有時長得實在太過瘋狂讓我無處下腳要稍微修剪外，我幾乎不干涉它們的任何生長。」他停下來，似乎專門為我的訝異留了片刻，無為之治照料植物似乎有點反常識，旋即接着講：「你看這四周的山野，本來就是它們的故鄉，我們才是外來的客，我想要不是人類栽了房子在這，它們是不是還能活得更好？」

我想起一位葡萄酒莊園的專家曾不吝與我分享他種植上好葡萄的方式，「絕不澆水」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因為只有「不澆水」，才能讓葡萄根系的生命力真正激發出來，在淺層土壤得不到水分之時，葡萄藤的根系就會拚命地往土壤的更深處扎，獲取土壤深處的水分，越是相對乾旱的土地，活下來的葡萄根系便越發達，而根系扎得越深，深藏在土壤深處的豐富礦物質便會被葡萄吸收，那些豐腴的礦物質，便是釀得一口風味豐富的好酒之保證。

我征征站在原地，南方的秋天雖然來得晚，暑氣在山林中卻已然消散，

薄荷在地，紫蘇在中間，香水檸檬的葉簇比我更高，三層的天然植物香氣馥郁芬芳形成了驅蟲的屏障，於是雖然身處林中，卻完全沒有惱人的蚊子。友人在滔滔不絕講述他的植物朋友們，我在想遠方旱地裏的葡萄，這哪是講植物，分明講的就是人：這些年日子艱難得讓人咬牙切齒地熬着，常有不知何時是個盡頭之感，想是那葡萄藤每日見不着水氣會不會亦作此感？然而一日日熬下來，葡萄熬成了好酒，這一園子的植物不僅活下來，還越發蔥蘢怒放了，生於憂患誠不我欺。

我才又打量起友人身後的芙蓉來，那平平無奇的一樹綠，再過一陣子可謂秋天中最神奇的花，其花晚秋才開放，早上開放時為白色或淺粉色，中午至下午時轉為深紅，因似微醺臉頰之態被稱為「醉」芙蓉，古詩詞曰「曉妝如玉暮如霞」，霜侵露渡卻風姿艷麗，撐到了深秋，從白泛紅，似我們終將笑到最後，佔盡了深秋的花期。



●西貢之牛與消防龍頭。繪畫：梁賀

讓金齡人士展姿采的金齡藝術節

演藝蝶影
小蝶

香港每年都有以不同主題為名的藝術節，適合不同背景和興趣的市民參與或觀看。你們可聽過「香港金齡藝術節」呢？這個兩年一屆的「香港金齡藝術節」在上月舉行了第二屆的活動。

何謂「金齡」？就是長者們走在人生路上下半場的一個階段。以前的人認為這是日薄西山的時刻，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慨嘆，現在的人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現時的人的壽命比前人長了很多。以前七十已是古稀，現時走在街上七十歲以上的人比比皆是。二來，現時的人健康也好很多。雖云同是60歲，可是不但從容貌和體格看不出來，他們的健康仍是與中年人無異，仍然可以做很多三四十歲的人所做的事情。三來，尤其是香港人，好像整輩子都慣於拚搏，所以即使到

了花甲之年，很多人依然幹勁十足。四來，他們的人生經驗豐富，又未至於老至不能再工作。因此，這段時間正好是把自己積累多年的工作和社會經驗回饋社會，同時亦能繼續發揮自己的才能。

所以，「夕陽」只是一個時間的概念，它的更大意義是長者們在這個獨有的階段，利用夕陽的餘暉把自己的人生和對社會的貢獻發光發亮，映照得耀目璀璨。因此，這個特為長者而設的藝術節便有了「香港金齡藝術節」的稱號，因為長者通過在這個藝術節進行的活動，令他們的日子和生活也變得與黃金般那樣珍貴和耀眼。

推動「香港金齡藝術節」的是領展。他們通過其「愛·匯聚計劃」慈善及社區項目，支持Arts' Options「長·智·戲」長者戲劇藝術啟導計劃。Arts' Options藝術總監陳桂芬是資深戲劇人，近年尤其熱心推動長者戲劇教育。她透過「培訓、實踐、服務、傳承」的模式，親自教授一班

又一班的金齡學員，將他們從對戲劇或表演一無所知的普通市民，培育成為有潛質的專業舞台表演者和戲劇導師。

這班學員在畢業後踏上台板，享受專業演員演戲之樂。有些更當上戲劇導師，把戲劇藝術傳承下去。他們亦走到不同的社區，把戲劇帶給不同人士，讓更多人接觸和認識戲劇藝術。他們在回饋社會之餘，也展現了自己在退休前因忙於工作和照顧家庭而難以一展的藝術才華，為自己的人生新階段譜上新的動人樂章。誠如陳桂芬所言：「藝術是一個魔法，變幻出奇妙的藝術世界，令人沉醉，努力追求，過程中不斷發現自己的能力，渴望尋求突破，從而得到黃金般珍貴的快樂時光。這種快樂，像水波紋一般蕩漾開去，感染其他人……」

除了戲劇之外，「香港金齡藝術節」還包括其他不同類型的藝術，讓喜愛各式藝術的金齡人士同樣有機會一展所長，為自己人生下半場鬆上燦爛的金黃色。